

八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爲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内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西

文集四

則眾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眞眾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力命下

墨子單至嘵嘵懸轡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婢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忤情露譏極凌諐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埏諉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讒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

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庶單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嘵咺懲懶則迂緩輕  
發之異態也巧佞恩直則儇利鄙僕之不同辨研便辟則彊  
闖柔伎之不一繆狃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譏極凌諱則  
訥澀辯給之異狀眠姪誣諉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  
敢怯疑則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  
則任己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尙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  
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騖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  
可勝窮列子姑卽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  
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主

女集四

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  
其適宣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  
窮其年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  
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咸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惟  
咸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  
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  
也與夫夔蛇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  
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  
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  
者常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態不亦悲乎

危危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  
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隨時動隨時上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至明賢人  
觀於未萌衆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聞之而況於成敗  
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俏敗者初無  
有俏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  
因迷有俏爾唯不能覩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雖成也  
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爲敗望  
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苟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卷六

文集四

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  
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  
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乎道安雖死生  
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  
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  
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  
安時者也

解曰商邱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迕者心一而已則信命  
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

是具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墮而常有墜仆之憂掩目塞耳者非眞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雖眞背坂面墮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卷四

七

文集四

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莘莘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棗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

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六  
十八

文集四

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憂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旣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

以力爲無功而溺於莫之爲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自然之眞運爾

###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爲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爲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卷四  
文集四

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繫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爲者命也人之所不爲者亦命也爲之而成者命也爲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非自爾夫既謂之自爾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爲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爲命矣爲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